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俄 國 史

(一)

佛 那 次 基 著
周 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俄 國 史
(三)

佛那次基著
周新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十章 十九世紀下半期時俄羅斯之對外及對內政策

一八五七年——一九〇五年

一

一八五七年，俄羅斯帝國第三版的法規（Code of Laws）出版。它比一八三二年及一八四二年的第一、二兩版雖略有更動，但大體還仍舊。法規的最初三版成爲舊政體的司法基礎（註一），但第三版是帶有這個特質的最後一版。在第三版的法律出版時，舊政體的基礎已經在變更了。公共情感感受了舊政體失敗的影響，進而要求着改革。早在尼古拉斯時，公共輿論雖受檢查和警察的種種的壓迫，已經開始顯出它的力量，在他一死之後，於是就不能再抑制住它了，尤其是新皇帝亞歷山大第二，他的天性就與他父親相異。但卻也不能說亞歷山大第二的政治見解與尼古拉斯的

見解大不相同，事實上，亞歷山大第二抱着和尼古拉斯第一同樣的開明專制的理想，但亞歷山大比之尼古拉斯要溫柔些，天性也寬容得多。他所受的教育，較尼古拉斯遠富於人道的精神。他的教師爲詩人蘇柯夫斯基（V. A. Zhukovskiy），他是十九世紀上半時一位最高尚的人物。

亞歷山大和他許多同時人的愛國的情感，因克里米亞戰爭的結果受到了極深的創傷。舊政體已自行證實不再能擔負俄羅斯的防衛（註二）。因之俄羅斯的改革似乎是不可避免了。舊政體的根本缺點爲佃奴制度。因此，很自然的，亞歷山大第二的改革就要從這一事件開始（註三）。

一八五七年一月，組織了一個祕密的農民改革委員會。它是由政府的幾位高級官吏所組成的，但因爲恐怕採取決斷的舉動，阻滯了牠的工作。一八五七年的秋末，由亞歷山大所發動，採取了一個決然的步驟，命令維爾那的總督把立陶宛諸省的貴族組織成『省委員會』，於十二月二日從事討論農民改革的條款。從這一個措置，再要退避就不可能了；改革就成爲勢不可免。其他各省的貴族，就不得不要政府授權組織同樣的委員會。他們的動機在亞歷山大第二對莫斯科貴族所講的有名的演辭中很明顯的表現出來：『與其等到下面起來廢除佃奴制度，毋寧由在上加以

改革來得好些。』

一個改革的總計劃，以及牠實行的詳細條款的工作，佔了三年多的時間。各省委員會的工作都經聖彼得堡的特別委員所審查。這種審查委員會所包含的人物，大抵是主張改革的分子。他們是由直接與改革有關的各部所推出的政府官吏，和由前進的地主中推出的專家委員會的主席爲羅斯多夫志夫 (Y. I. Rostovtzev) (註五) 牠的領袖之一是內務部次長密留丁 (N. A. Mirlutin) 有些國粹派運動的若干領袖，如察加斯基親王 (Prince V. Cherkassky) 和撒馬林都 操有極大的影響。審查委員會在制成改革計劃時，顯出了最偉大的開創能力，其計劃比大部分省委員會所定的計劃要遠爲激進。各省委員會的建議，一部分爲機要委員會 (Main Committee) (註五) 和國家諮議院所採用。自此，這改革計劃就由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皇帝所簽署的一個關於廢除佃奴制的詔書中加以批准。

這次改革的根本原則如次：家奴於二年內加以解放，毋須贖款，惟家奴除得到自由之外，此外即毫無所得。農民佃奴則不但得到他們個人的自主，還可分派到一部分的土地。關於農奴應得土

地之大小，則視佃奴制下農民本人所耕的土地而定（註六）。佃奴過去同時爲自己的土地和他們地主的土地而工作。改革之後，農民所分派到的面積就差不多等於地主所保留的面積（註七）。這樣，在一八六一年的改革條款之下，農民所得到的土地，僅消納他們在改革以前勞力的一半。

根據解放的條款，農民所領受的土地，並不就成爲是他們的私產。它仍爲地主的財產，但爲農民所利用。農民雖然現在已經自由了，他們的利用土地仍要報酬地主，或爲地主作某種的服役。不過如果地主和農民雙方都願意終結這種關係，政府也願意加以援助。援助的方式，即規定了購買土地的長期信用。如果產業主同意把土地賣給他們從前的佃奴，由政府就付給地主以有利息的債券，作爲償付土地的所費（註八），這一宗款項在一定的期限內由農民分期清償（註九）。即使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還沒有完全個人的擁有了這些土地，而是由農村公社或村落領受全部的土地，爲公社或村落所公有，負收集公社內各分子清償費的連帶責任。政府特設了使此種改革得以實現的機關，機關人員稱爲調解者，由他們起草以整個公社名義承受的土地契據。公社復按照它會員家庭的大小，把土地加以分配。每隔數年，土地就舉行一次再分。

因之雖然在改革之後，農民依舊沒有成爲個人產業的所有者，或一個擁有完全公民權利的人，依舊附屬於農村公社的權力之下（註一〇）。這種情形，對於瞭解未來事件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它說明了即使在改革之後，何以農民司法地位依然孤立。它也使農民的心中保持佃奴地位的記憶。農村公社的牢固的桎梏，不容土地所有的形式有何變更。因之在各農村公社農民的意識中，他們還存留着這樣的一個記憶：農村公社祇有以前產業的一半。一八六一年的改革祇得到了一半的土地，似乎還沒有完成改革。農民們就夢想着要加以完成。還有一個關於土地公社的觀念，就是以爲這土地並非屬於各個人的財產。而祇是供給各個人使用的一種分配。這樣一來，農民就認爲全國內的土地是一種可以抽取分派的資本，直至用盡了爲止。這些就是後來革命的胚胎觀念。

一八六一年的改革是可悲地不圓滿的。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有二種方法。第一是把土地的佔有權和所有權一概給予地主，在這情形下，農民所得到的僅爲他個人的自由。但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因爲迫於必須，地主往往就不得不將一部分的土地賣給他以前的佃奴。政府可以援助這種一種交易，使有利於農民個人而非農村公社。這樣一來，實際上的效果或許與一八六一年的改革

一樣，但心理上的結果就大不同了。代數千農村公社而起者，將爲數百萬自耕農民。『總資本』和『分配』的觀念就可以避免了。後來司徒列賓（P. A. Stolypin）的改革，就是走向這一個結果（註一二），但四十五年之後的司徒列賓的改革（一九〇六年），已經嫌遲了。

採用一八六一年改革的另一個可能，便是把地主所有的土地取出分派給農民。這將是一個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可以阻止以後一切的騷動。如果土地的分割在一八六一年完成了，那就無需一九一八年的分割，在那種情形之下，俄國革命決不會附隨如此慘痛的結果。

一八六一年的改革雖然忽略了牠的缺陷，但終於是一個改變了整個舊制度的野心的努力。在農民的改革之後，似乎就容易開始其他的改革，這些改革一併合起來，就完全的改變了俄羅斯國家的性質。亞歷山大第二的其他重要的『大改革』是鄉鎮會議（Zemstvo），城市法庭和軍制的改革。

一八六四年鄉鎮會議的改革，初次建立了早先莫斯科國家以來不問階級身分的真正的地方自治政府。這次改革的基礎，即給予各鎮（Uyez）選出的代表以管理學校醫務以及道路之權。

選舉法規定選民分成三組（*Curias*）：私有地主（貴族與商人）；農村公社和市民。代表鄉選出一個稱爲 *Uprava* 的三年一任的執行委員會。鄉鎮的代表組成一個省議會，選出一個鄉鎮委員會（*Uprava*）。遵照着鄉鎮會議改革的一般精神，一八七〇年在城市方面也採行了同樣的措置。選民根據財產的戶口編查，也分成三組（註一三）；以納稅人所付稅的總數分成了相等的三組，每組選出數目相同的代表（註一三）。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鄉鎮會議和市當局都成功地執行了與俄羅斯文化有極大關係的工作（註一四）。

一八六四年新司法的改革也是很重要的。牠的基本原則是：訴訟程序的改進；陪審制度的採用，以及將律師組織成爲一個正式的律師公會。一八六四年後俄國法院雖有若干缺點，但無疑已具很高的效率，在這一方面俄國儘可與歐洲最進步的國家相比（註一五）。最後之主要改革，爲一八七四年的採用普遍徵兵制。兵役法是當時法律中唯一實際上同等的影響到俄羅斯人民各階級的。它貫注着嚴格的民主精神，無上下的分別。應徵者的特權，全視他們的家庭地位而給予，獨子，獨孫，或一家唯一的當家人都有完全的特權。登記於在第二預備隊裏，在歐戰之前，實際上他們從未

被命現役服務。關於服役的期間和升擢，承認受高級教育者有優先的特殊權利。軍役的特權絕不反映階級的差別（註一六）。

亞歷山大第二改革所建立的社會，其一般特質一直繼續到一九〇五年。其一部分直存在到一九一七年。

二

亞歷山大第二的對外政策可以分爲二個主要的時期。在第一時期裏，俄羅斯對外政策的主動力，是在企圖修改一八五六年巴黎和約，尤其是刪去關於禁止俄國在黑海駐設艦隊的可恥的條款。利用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俄羅斯就得推翻了巴黎和約所加的約束。於是就開始了亞歷山大第二外交政策的第二時期。俄羅斯在近東的政策想追求更大的成功。但在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Berlin Conference）裏，全歐洲各國聯盟的反對俄羅斯，奪去了俄羅斯所努力的結果。這是俄羅斯政策的一個新轉變。

克里米亞之戰的結果，俄國被逐出了近東；於是她就想在高加索、中東、遠東進行一種積極的政策。所有這些方向，在尼古拉斯王朝時都會有準備。亞歷山大第二的政府在高加索和近東地方得到了她最重大的成功（註一七）。在整個尼古拉斯第一時，俄羅斯不得不在高加索地方駐紮軍隊，防禦山居人的侵略，以保護其所有。於是發生了一次辛苦的山戰，一直繼續了許多年。

高加索的征服，直至亞歷山大第二王朝時纔告完成。自一八五七年後，高加索的新總督，貝列廷斯基王（Prince A. I. Bariatinsky），開始有秩序地向達格斯敦山（Daghestan）前進，攻擊山民的領袖沙密爾（Shamil）。沙密爾作了一次英勇的抵抗，但終於給俄羅斯的軍隊征服了。一八五九年，沙密爾被擄。在征服了從喬治亞軍道至裏海的東部高加索後，貝列廷斯基就轉向高加索的西部。塞加西亞（Circassian）部落奉命或是遷到牠可以管轄到的山谷裏，或者遷入土耳其。（註一八）

前面已經說過，俄羅斯在近東的活動的復活始於尼古拉斯王朝之時。一八三九——四〇年冬，強幹的奧倫堡總督彼洛夫斯基伯爵（Count V. A. Perovsky）爲了罰基華人的侵掠，就與

基華發生戰事。這次的戰爭，終於是因為冬季的嚴寒而失敗了。但在一八四七年，有一枝俄羅斯軍隊到達錫爾河（Syr-Darya），離牠入鹹海的河口不遠的地方。在這裏建築了一座堡壘，阿拉爾斯克（Aralsk）。這事件表示了俄羅斯對於近東政策的轉點。

阿拉爾斯克的堡壘就成為了俄羅斯在鹹海地方的統治的根據地。從奧倫堡地方調到了二條軍艦，在鹹海上就組成了一枝俄羅斯的小艦隊。吉利洛夫的目擊俄羅斯旗幟飄揚於鹹海的夢想，竟不及百年就成為事實了（註一九）。

因為鑒於浩罕人（Khokands）的侵入，於是就決定自錫爾河上流攻取亞克麥吉（Ak-Mechet）堡壘。它於一八五三年奪得，改名為彼洛夫斯基礮臺。在征服了錫爾河下游，和派遣一小艦隊入鹹海後，俄羅斯邊境就從奧倫堡移到了土耳其斯坦邊界。奧倫堡的要塞地帶就歸無用了。同時因為佔領了巴爾喀什湖（Balkash Lake）盆地，東部吉利吉思要塞帶也擴展了，邊界就從額爾齊斯河伸到了塞米列希（Semirechie）。這樣，在吉利洛夫後不到百年，不花刺和撒馬爾罕地方就可以併吞了。但這些地方已不再像吉利洛夫時的缺乏統一了。十九世紀初，不花刺的一個新汗

朝使用了一種殘暴的專制手段加強了他們威力。政府的新中心在費爾干（Fergan）流域，那裏有一位本地的月即別皇即取了汗的稱號，於浩罕建立他的都城。浩罕汗國是一個滋擾的鄰居。汗罕人企圖征服久已臣服俄羅斯的吉利吉思人，接着發生的戰爭，使俄羅斯不得不出而干涉，把錫爾河和塞米列春斯克（Semirechensk）堡壘中間聯結起來。一八六五年，把佔領了的土地聯合組成爲土耳其斯坦省，爲奧倫堡總督統治下的一部分，澤聶歐伊夫將軍（General M. G. Cherniaiev）被命爲新領土的首領。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他佔領了浩罕的一個最大的城市塔什干（Tashkent），以一少隊兵力而佔領塔什干，對於整個土耳其斯坦有極大的影響，決定鬭爭的未來程序（註二〇）。不花刺的王（emir）想援助浩罕，要求俄國軍隊即刻退出他們所佔據的地方。於是一八六七年任命爲土耳其斯坦總督的考富曼將軍（General K. P. Kauffmann）和不花刺間開始了一次戰爭，一八六八年考富曼佔領撒馬爾罕，不花刺王就認承了俄羅斯皇帝的宗主權。

在一八四〇年代，俄羅斯政府及公衆輿論的注意轉到了遠東方面。這時十七世紀承認爲中國所有的黑龍江流域，中國人沒有佔領。它差不多是一塊無人居留的地區。一八四〇年初，有一

位大學研究員密頓陶夫 (A. F. Middendorf) 率領了一個科學的遠征隊入西伯利亞。在他的歸程中，他經過了黑龍江流域，確信該地之未爲任何人所佔領。密頓陶夫的報告在聖彼得堡引起了一個強烈的印象。一八四七年，委任木拉威夫爲西伯利亞東部總督時，尼古拉斯皇帝第一曾提及『俄羅斯』的黑龍江。在俄羅斯的海軍和外交界裏，並不把黑龍江視爲有很大價值的，因爲黑龍江祇流入鄂霍次克海，同時以爲庫頁島是與大陸相聯着的，所以鄂霍次克海似乎就沒有到南邊去的直接的出路了。有一艘遣往鄂霍次克海的兩航船『貝加爾號』 (Baikal) 的船長尼維斯谷 (Nevelskoy)，就決定自己冒險調查一下黑龍江口以及庫頁島的濱岸。尼維斯谷於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一日離開貝特羅巴洛斯克 (Peterpavlovsk) (堪察加半島)，航到了庫頁的東岸。九月十五日，他越韃靼海峽 (Straits of Tartary) 到亞河灣 (Bay of Aian)。於是庫頁島證明是一個島，因而黑龍江作爲一條聯結線的重要性就很明顯了。一八五一年八月十九日，尼維斯谷在黑龍江就升起了俄國的軍旗。因爲這些『太鹵莽的』舉動，尼維斯谷就被判定降爲水手的等級，靠了尼古拉斯私人的調停，纔免去了懲罰的處分(註二)。黑龍江流域就在一八五八年由愛暉

條約 (Treaty of Aygun) 爲俄羅斯所佔領，同時庫頁島的東北半部和烏蘇里江 (Ussurisk) 區域在一八六〇年也給予了俄羅斯 (註二)。

俄羅斯在中東和遠東的成功就增加了俄羅斯的國際上的重要性，而引起了列強的注意——尤其是英國。這種形勢由一八六九年的事件證明了，英國鑒於俄羅斯在土耳其斯坦的成功，逐漸關心，於是開始和俄羅斯政府進行談判。英國提議在中東方面俄國與英國佔有地之間設置一個中立地帶，約定以阿富汗包括在不列顛的勢力範圍之內，而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可以擴展至阿母河 (Amu-Darya)。俄羅斯政府遲緩地拒絕答覆這個提議，或許是待着英國方面提出在黑海方面給俄國以補償的提議。

同時，爲了想找求同盟對抗歐洲列強，使俄國的外交家與美國進行一種協商。俄美親善的傳統遠推到十八世紀 (註三)。一八五三——五六年，克里米亞之戰時，美國政府給俄羅斯以正義的援助，另一方面在一八六一年——六五年美國內戰時，俄羅斯也供給了聯邦軍隊以同樣的道德援助。俄羅斯艦隊的派遣到北方諸邦，作爲同情和擁護聯邦政府對抗南部同盟的表示。當亞歷山

大第二在一八六六年脫免謀害的圖謀時（註二四），美國遣海軍次長福克思（G. V. Fox）至俄，向亞歷山大致賀。這時兩國的社會生活有很多相同的性質。佃奴纔在俄羅斯廢除掉，同時美國已廢除了奴隸制度。這種情形似乎就引起了一種相互的瞭解和同情。希望迎合美的利益，就是俄羅斯所以出賣她在美洲所有地的根本原因之一。一八六七年，阿拉斯加以七、二〇〇、〇〇〇元的代價售給美國，這個數目作爲阿拉斯加自然財富的表面價格（註二五）。

但美國的親善，不能作爲俄羅斯近東政策中對抗英法的堅實的援助。俄羅斯趁着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法國情勢孤立無援之時，準備宣布她的廢除巴黎條約中關於黑海條款的決心。單是英國，沒有法國的援助，俄羅斯是不怕的。亞歷山大第二也想與德意志、奧地利成立協定——一八七二年三帝聯盟（The League of Three Emperors）——以增強他在歐洲外交中的地位。在黑海成功之後，俄羅斯就預備在中東方面向英國讓步。俄羅斯同意了英國的要求。谷卻哥夫親王（Prince A. M. Gorchakov）宣言俄國願意不去攻取基華。但事實證明剛相反。基華人入寇的增多，而與基華的交戰就不能避免了。一八七三年，由考富曼指揮的俄軍一萬三千人，從土

耳其斯坦及裏海地方攻擊基華。基華就被征服了。基華人一部分的領土就併歸了俄羅斯，一部分就成爲一個附屬國（註二六）。一八七一年佔據了中國邊境上的伊犁（Kuldja）地方，因爲該處發生騷擾威脅了吉利吉思的和平（註二七）。俄羅斯佔領了伊犁十年，在一八八二年，歸還中國，一八七〇——一八〇年之中，浩罕汗國起而反抗俄羅斯，叛亂鎮平了後，於是就歸併入俄羅斯領土之內（註二八）。

一八七〇年期末，俄羅斯的注意又朝向了近東。一八七七——七八年的俄土之戰是由巴爾幹內部的嚴重的糾結所造成的。土耳其對斯拉夫人的苛徵暴斂，引起了波斯尼亞（Bosnia）黑茲哥維那（Herzegovina）和保加利亞地方反抗土耳其的變亂。土耳其就想用極殘忍的手段來鎮壓這種反叛。因爲列強並不出而干涉，於是塞爾維亞和門的內哥羅就在一八七六年向土耳其宣戰。塞爾維亞政府邀請以土耳其斯坦之戰聞名的澤聶歐伊夫將軍指揮塞軍。澤聶歐伊夫隨帶了許多俄羅斯的自願投效的人；但塞爾維亞和土耳其的軍力相差太遠了，在亞歷克西奈克（Alcinac）地方作了一次英勇的抵抗後，澤聶歐伊夫就不得不退卻了。靠了俄國的即時的干涉，纔救